

父亲的手

吴长沙

父亲的一双手,充满分量,有过严厉,有过笨拙,更有无形的力量鞭策着我成长。

儿时,望见父亲扬起粗大的手,我们兄妹几个逃得远远的。那时的父亲年轻力壮,有一双布满粗茧的大手,干活劲大,管教孩子带几分蛮力。我们几个不听话时,父亲拿筷子噼里啪啦敲打在我们兄妹的手背上,火辣辣地痛;有时抬起巴掌,打在后脑勺上,疼得让人眼冒金星。那时觉得父亲的手充满力量,就连偶尔抚摸到我的皮肤,不仅动作格外笨拙,粗砺的茧子还蹭得我生痛。那双令人畏惧的手,我们能躲就躲得远远的。

长大以后才慢慢发现,那双手也有柔和的一面。

农闲时,父亲总用笨拙的双手下厨做饭。更多时候,那双手埋在田间地头,握犁耙、种水稻,侍弄瓜果蔬菜,日日与泥土打交道。每到寒冬,冷风与泥水的侵蚀,总会让他双手长满冻疮,裂

口甚至溃烂红肿,可他依旧咬牙忍着疼痛下地劳作,默默托举起我们整个家,用双手让我们兄弟姐妹走出大山,实现梦想。

参加工作后,我学骑电动车时摔倒,不慎腿骨骨折,住进了医院。消息传到山里的家中,父亲天刚蒙蒙亮就出门,踏过乱石,拨开杂草,一步步走下蜿蜒的山路,风尘仆仆赶到医院。

住院的日子,父亲白天寸步不离守在我的床前,晚上走山路回家喂猪。病房里,他褪去庄稼人的拘谨,端碗、递水、擦身、收拾便盆,一件件难堪琐碎的活,他都默默揽下。忙到浑身疲乏,他便蜷着身体斜靠在病房的椅子上闭目歇息。

我悄悄望过去,那双手松弛地摊在腿上,掌面粗糙的老茧一层摞着一层,旧的冻疮疤痕交错在掌沿,沟壑一样的掌纹里,似乎还嵌着洗不净的泥垢。就是这样一双粗糙的手,却有柔情与细致,对我无微不至地照顾,

给无助的我带来安心。眼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托举着我,走过无助的岁月。那一刻,我的心口猛地发紧,泪水几乎要涌出来。

结婚后,我有了两个孩子,有时忙得腾不出手,就让父亲从山上下来搭一把手。那时是九月份开学,我和妻子接手班主任和新学期的教学工作,忙得焦头烂额,一个电话打给父亲。

父亲挂掉电话,擦干手上的泥土,匆匆地从山上赶下来。他伸出那双干惯农活的大手,牵住孩子,拢好衣襟,哄着玩耍,张罗吃喝,替我扛住了焦头烂额的家务事。

父亲不善言辞,说不出漂亮话,却用双手做出踏实的事情。他一生勤勤恳恳,双手辛勤耕耘,种出鲜嫩的青菜,一袋袋地送给我们;种出沉甸甸的粮食,一次次地送给我们兄弟姐妹……闲不住的双手,一直在为我们分忧解难。我曾经畏惧父亲那双手的严厉,嫌弃它的笨拙与生硬,年岁渐长才慢慢理解,粗

砺的双手却有柔情的爱。

终于,我也长成一双成年人的手,跟父亲当年的大手一样。我心里一直盼着,等日子宽裕一些,要牵起父亲苍老的手,陪他去一趟远方,看一看他操劳半辈子,却未曾好好领略过的风景。可世事无常,还没来得及好好孝敬,他因过度劳累倒在他热爱的土地上。世间万千山水依旧,我的手,却再也握不住他的手,再也没有机会陪他奔赴远方。等我赶到父亲的身边,我捧着父亲的手,泪眼凝视他的双手:他的五指紧紧收拢,攥成拳头,掌心死死捏着半根干枯的稻草,仿佛离世的瞬间,还舍不得松开那捧陪伴他一生的泥土。

时光流转,世事变迁。父亲早已远去,可那双手依然留在我的心底。那一双历经风霜的手,有严厉,有笨拙,熬过寒冬冻疮,扛尽生活苦累,藏着一生默默无言的父爱,沉沉地温暖着我往后的岁岁年年。

越红尘

月嘉关

(接上期)

吕思屈指向他的哑穴隔空弹去,东方长年的穴道立解。

他急忙开口道:“多谢公子,还得请公子相助,我的天突穴还被点住了,因此无法动弹。”原来赵氏姊妹担心他穴道自行解开后会伤害公主,因此在封住他哑穴和天突穴后,又将他五花大绑在椅子上。吕思听后又屈指解开他的天突穴,道:“你穴道被封住太久,肢体已经麻木了,待缓和后再动。”

宗婉儿问道:“傻东方你的脸怎么啦?”东方长年窘迫道:“我,我,我要出恭。”宗婉儿面色一红道:“你出个恭竟要弄出如此大的动静,真是没用,傻死算了。”

吕思道:“你怎么对你的同伴如此无礼,是人都有三急,你难道不知?”宗婉儿亢声道:“我知道了又能怎样,是我点了他的穴道吗?你居然埋怨我。”

赵惜颜怒道:“公主,这丫头刁钻无比,请允许我出手教训她。”宗婉儿向东方长年身后退去道:“好啊,你们就以多欺少好了。”

刘彩銮微笑道:“你只需不说话,安静地待着,我们自然不会难为你。”东方长年起身道:“请恕在下失礼了,我要去,要去……”

吕思点头道:“你去吧。”

东方长年闻言飞快地向房间外跑去。宗婉儿叹了口气道:“当真是个傻子。”说完,坐在东方长年的椅子上。

赵惜容冷笑道:“刚才有如此好的时机你为何不就势逃跑。”

宗婉儿起身道:“你把本女侠当什么人了,我用得着逃跑吗?即使我要走也是光明正大地离开。”心中想道:“你们的武功都胜我十倍,我怎么逃,以为我是傻东方吗?”

赵惜容冷笑道:“算你聪明。”

刘彩銮向宗婉儿道:“我见你们并非十恶不赦之徒,我且将你们放了,望你们好自为之。”

东方长年惊喜道:“在下多谢公主不罚之恩。”宗婉儿道:“倘若公主回长安,我定当尽地主之谊。”

东方长年道:“长安是公主的地方,我们哪有机会尽地主之谊?”

宗婉儿突地踹了东方长年一脚,嚷道:“就你话多。长安是大,朝廷还大呢,这天下哪里不是公主的地盘,我们自有我们的心意。”

刘彩銮噗地笑道:“宗姑娘的心意在下心领了,多谢!”

宗婉儿笑道:“咱们说定了,就此别过。”说完拉着东方长年向门外跑去,由于用力过猛突地撞在吕思的怀中。吕思退后让开,宗婉儿狡黠地笑道:“得罪啦!”转向东方长年嚷道:“都是你不好。”东方长年羞红了脸道:“对不起婉儿,我……”话未说完,已被宗婉儿拖了出去。

他们俩走后,刘彩銮笑道:“这两个盗贼当真有趣,只是苦了东方长年。”

吕思和刘彩銮等人正在说话,房门突地被推开,吕思等人转头瞧去,却是宗婉儿与东方长年闯了进来。

赵惜颜怒道:“大胆!”

宗婉儿也不看她,向吕思问道:“你怎么会有这个玉佩?”说话间从怀中掏出双鱼玉佩。“我娘曾说另一块是在外公手中。”

吕思瞧着玉佩道:“你果然是个小贼。”突地想起她离去时撞在自己怀中的情形,怒道:“原来你离去时是故意撞我的,目的就是偷盗我身上之物。”

宗婉儿道:“是,我承认我是偷了你的东西。但是这不重要,你只需告诉我,

其中一块玉佩是从哪儿得到的?”

刘彩銮起身瞧向玉佩惊道:“这半块玉佩我曾在秋儿身上见过。”说完,转首瞧向吕思。

吕思点头道:“没错,这其中一块正是我从秋儿脖子上取下的。”他见刘彩銮眼神发直,便解释道:“你知道秋儿是何人吗?”

刘彩銮道:“她是我的贴身侍女,公子为何多此一问?”她的脑海中瞬间浮现秋儿被强奸致死的情形,心脏也开始冰凉。

宗婉儿道:“秋儿是谁?她在哪里?”吕思伤心道:“她不在了。”宗婉儿惊道:“莫非她死了不成?”吕思点头道:“正是。”

刘彩銮听出一丝名堂,向吕思问道:“莫非秋儿的身世与公子有关?”

吕思道:“我幼时被宗爷爷所救,后来又被他抚养成人。宗爷爷有一女名叫宗玉梅,因被孙姓纨绔子弟所骗嫁给了他,并育有一女。此女便是秋儿。”

“你胡说。”宗婉儿怒道。

“秋儿乃是夏侯府中一个老仆所生,公子为何要说她是你的恩人之后?”刘彩銮疑惑不解。

吕思道:“当年我离开宛东时,宗爷爷曾送给我半块玉佩,他说另外半块玉佩在姑姑宗玉梅的身上。秋儿遇害后,我在她的脖子上发现了另外半块玉佩,因此我断定秋儿就是宗爷爷的外孙女。”

刘彩銮道:“原来如此。你的姑姑宗玉梅现在何处?”

(未完待续)



投稿邮箱:3304315815@qq.com

稻浪与秋光

谢正义

秋风漫过辽阔的田畴
褪去盛夏滚烫的燥热
整片大地温柔低垂眉眼
层层金浪翻涌着温柔
把秋日的辽阔轻轻铺满

每一株稻穗都弯下腰肢
驮着阳光沉淀的温柔
饱满的籽粒紧紧相拥
压弯了青绿转金的稻秆
藏着一整季耕耘的期盼

晨光轻轻吻过稻浪之巅
露珠凝在金黄的褶皱里
折射出细碎明亮的星光
风掠过便摇落满田清响
声声都是成熟的絮语

田野褪去青涩的模样
遍地鎏金是时光的馈赠
没有喧嚣,只有丰盈坦荡
每一寸泥土都盛满温柔
酝酿着人间最暖的丰收

农人驻足在田埂之上
目光抚过层层叠叠金黄
眉眼间漾开浅浅笑意
所有辛劳都被秋光治愈
满心都是可期的晴朗

晚风裹挟着稻穗的清香
漫过村落,漫过落日余晖
沉甸甸的美好落满人间
秋田不语,却倾尽温柔
赠予岁月滚烫的丰盈